

一刻拍案驚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二刻拍案驚奇

（明）凌濛初

上海古籍出版社

瘞遺骸王玉英配夫

償聘金韓秀才贖子

詩云

晉世曾聞有鬼子

今知鬼子乃其常

既能成得雌雄配

也會生兒在冥壤

話說國朝隆慶年間陝西西安府有一個易萬戶以衛兵入屯京師同鄉有個朱工部相與得最好兩家夫人各有姪孕萬戶與工部偶在朋友家裡同席一時說起就兩下指腹爲婚依俗禮各割衫襟彼此互藏寫下合同文字爲定後來工部建言觸忤了聖旨欽降爲四川瀘州州判萬戶陞了邊上叅將各齊

前程去了萬戶這邊生了一男、傳聞朱家生了一女、相隔既越不能勾圖完前盟、過了幾時、工部在謫所水土不服、全家不保、剩得一兩個家人、投托着在川中做官的親眷、經紀得喪事回鄉、殯葬在郊外、其時萬戶也爲事革任回衛、身故在家了、萬戶之子易大郎年已長大、精熟武藝、日夜與同伴馳馬較射、一日正在角逐之際、忽見草間一兔騰起、大郎舍了同伴、挽弓趕去、趕到一個人家門口、不見了兔兒、望內一看、元來是一所大宅院、宅內一個長者走出來、衣冠雋然、是個士大夫模樣、將大郎相了一相道、此非易

郎見是認得他的，卽下馬相揖。長者拽了大郎之手，步進堂內來，重見過禮，卽分付裏面，治酒相款。酒過數巡，易大郎請問長者姓名。長者道：「老夫與易郎葭莩不薄，老夫教易郎看一件信物，隨叫書童在裏頭，取出一個匣子來，送與大郎開看。」大郎看時，內有羅衫一角、文書一紙，合縫押字半邊，上寫道：

朱易兩姓，情旣斷金，家皆種玉，得雄者爲婿，必諧百年背盟者天厭之，天厭之。

隆慶某年月日，朱某易某書，坐客某某爲證。

大郎仔細一看，認得是父親萬戶親筆，不覺淚下。

願只聽得後堂傳說、孺人同小姐出堂、大郎擡眼看時、見一个年老婦人、珠冠緋袍、擁一女子、娉娉婷婷、走出廳來、那女子真色澹容蘊秀、包麗世上所未會見、長者指了女子對大郎道、此卽弱息、尊翁所訂以配君子者也、大郎拜見孺人已過、對長者道、極知此段良緣、出于先人成命、但媒妁未通、禮儀未備、奈何、長者道、親口交盟、何須執伐、至于儀文末節、更不必計較、郎君倘若不棄、今日卽可就甥館、萬勿推辭、大郎此時意亂心迷、身不自主、女子已進去、粧梳須臾出來、行禮花燭合巹、悉依家禮儀節、是夜送歸同房、

高情歡悅，自不必說。正是歡娛夜短，大郎匆匆一住。數月竟不記得家裏了。一日忽然念着道：「前日驟馬到此路去，家不遠，何不回去看看？」就來把此意對女子說了。女子稟知父母，那長者與孺人堅意不許。大郎問女子道：「岳父父母爲何不肖？」女子垂淚道：「只怕你去了不來。」大郎道：「那有此話？」我家裏不知我在這裏。我回家說聲就來。一日內的事，有何不可？」女子只不應允。大郎見他作難，就不開口。又過了一日，大郎道：「我馬閒着久不騎坐，只怕失調了，我須騎出去盤旋一回。」其家聽信，大郎走出門，一上了馬，加上數鞭，那

早知如此
不宜輕歸

馬四脚騰空一跑數里馬上回頭看那舊處何曾有甚麼莊院急盤馬轉來一認連人家影跡也沒有但見羣塚累累荒藤野蔓而已歸家昏昏了幾日纔與朋友們說着這話有老成人曉得的道這兩家割襟之盟果是有之但工部舉家已絕郎君所遇乃其幽宮想是夙緣未了故有此異幽明各路不宜相侵郎君勿可再往大郎聽了這話又眼見奇怪果狀不敢再去自到京師襲了父職回來奉上司檄文管署銜印事務夜出巡堡偶至一處忽見前日女子懷抱一小兒迎上前來道易郎認得否郎雖忘妾袖中之

兒誰人所生、此子有貴徵、必能大君門戶、今以還郎、撫養他成人、妾亦籍手不負於郎矣、大郎念着前情、不復顧忌、抱那兒子一看、只見眉清目秀、甚是可喜、大郎未曾娶妻有子的、見了好个孩子、豈不快活、走近前去、要與那女子重敘離情、再說端的、那女子怨歎不見、竟把懷中之子掉下去了、大郎帶了回來、後來大郎另娶了妻、又斷絃再續了兩番、立意要求美色、娶來的皆不能如此女之貌、又絕無生息、惟有得此子長成、勇力過人、兼有雄畧、大郎因前日女子有大君門戶之說、見他不凡、深有大望、一十八歲了、大

郎倦于戎務，就讓他襲了職，以累建奇功，累官至都督，果如女子之言。這件事全似晉時范陽盧充與崔少府女金梳幽婚之事。然有地有人，不是將舊說附會出來的，可見姻緣未完，幽明配合，鬼能生子之事，往往有之。這還是目前的鬼，竟氣未散，更有幾百年鬼也會與人生子，做出許多話柄來，更爲奇絕。要知此段話文先聽幾首七言絕句爲證。

洞裡仙人路不遙、

兩洞字兒 洞庭煙雨畫瀟瀟、

莫教吹笛城頭閣、

尚有銷魂烏鵲橋、其一

莫訝鴛鴦會有緣、

桃花結子已千年、

塵心不識藍橋路。

信是蓬萊有謫仙。其二

朝暮雲騷閩楚關。

青鸞信不斷塵寰。

乍逢仙侶把桃打。

笑我清波照霧鬟。其三

這三首乃女思王玉英憶夫韓慶雲之詩。那韓慶雲是福建福州府福清縣的秀才。他在本府長樂縣藍田石尤嶺地方開館授徒。一日散步嶺下，見路傍有枯骨在草叢中，心裏惻然道：不知是誰人遺骸，暴露在此。吾聞收掩齒骸，仁人之事。今此骸無主，吾在此間開館，既爲吾所見，卽是吾責了。就歸向隣家，借了鋤耨畚鍤之類，又沒個人幫助，親自動手，瘞埋停當。

此念卽宜
受報

審知後來
有種種佳
境

撮土爲香滴水爲酒以安他竟靈致敬而去是夜獨
宿書館忽見籬外畢畢剝剝敲得籬門響韓生起來
開門出看乃是一個端麗女子韓生慌忙迎揖女子
道且到尊館有話奉告韓生在前引導同至館中女
子道妾姓王名玉英本是楚中湘潭人氏宋德祐年
間父爲閩州守將兵禦元人力戰而死妾不肯受胡
虜之辱死此嶺下當時人憐其貞義培土掩覆經今
二百餘年骸骨偶出蒙君埋藏恩最深重深夜來此
欲圖相報韓生道掩骸小事不足挂齒人鬼道殊何
勞見顧玉英道妾雖非人然不可謂無人道君是讀

書之人、幽婚冥合之事、世所常有、妾蒙君塋埋、便有
夫妻之情、况夙緣甚重、願奉君枕席、幸勿爲疑、韓生
孤館寂寥、見此美婦、雖然明說是鬼、然行步有影、衣
衫有縫、濟濟楚楚、絕無鬼意、又且說話明白可聽、能
不動心、遂欣然留與同宿、交感之際、一如人道、毫無
所異、韓生與之相處一年有餘、情同伉儷、忽一日對
韓生道、妾於去年七月七日、與君交接、腹已受娠、今
當產了、是夜卽在館中產下一兒、初時韓生與玉英
往來、俱在夜中生、徒俱散、無人知覺、今已有子、雖是
玉英自己乳抱、却是嬰兒啼聲、竊不得人許、多漸

有人知覺，但亦不知女子是誰，嬰兒是誰，沒個人家
主名，也沒人來查他細帳，只好胡猜亂講，總無實據。
傳將開去，韓生的母親也知道了，對韓生道：「你山間
處館，恐防妖魅，外邊傳說你有私遇的事，果是怎麼
樣的，可實對我說。」韓生把掩骸相報及玉英姓名說
話備細述一遍，韓母驚道：「依你說來，是個多年之鬼
了，一發可慮。」韓生道：「說也奇怪，雖是鬼類，實不異人，
已與兒生下一子了。」韓母道：「不信有這話。」韓生道：「兒
豈敢造言欺母親。」韓母道：「果有此事，我未有孫正，已
不得要個孫兒，你可抱歸來與我看。」一看，方信你言

既與人無
異如何見
此異也

是真韓生道待兒與他說着果將母親之言與玉英
說知玉英道孫子該去見婆婆只是兒受陽氣尚淺
未可便與生人看見待過幾時再處韓生回覆母親
韓母不信定要捉破他踪跡不與兒子說知忽一日
自己魑地到書館中來玉英正在館中樓上將了菓
子餵着兒子韓母一直闖將上樓去玉英望見有人
卽抱着兒子從窗外逃走餵見的菓子多遺弃在地
看來像是蓮肉拾起仔細一看元來是蜂房中白子
韓母大驚道此必是怪物教兒子切不可再近他韓
生口中唯唯心下實捨不得等得韓母去了玉英就

只欲寄養
何必湘灘
如此等處
皆不可解
豈所謂夙
緣宜然耶

來對韓生道、我因有此兒在身、去來不便、今婆婆以
怪物疑我、我在此也無顏、我今抱了他、回故鄉湘潭
去、寄養在人間、他日相會罷、韓生道、相與許久、如何
舍得離別、相念時節、教小生怎生過得、玉英道、我把
此兒寄養了、自身去來、繇我、今有二竹筴、留在君所、
倘若相念及、有甚麼急事、要相見、只把兩筴相擊、我
當自至、說罷、卽飄然而去、玉英抱此兒到了湘潭、寫
七字在兒衣帶上、道、十八年後當來歸、又寫他生年
月日在後邊了、弃在河傍、湘潭有個黃公、富而無子、
到河邊遇見、拾了回去、養在家裡、玉英已知來對韓

元巳在湘潭黃家吾有書在衣帶上以十八年
爲甚彼時當得相會一同歸家今我身無累可以任
從才了此後韓生要與玉英相會便擊竹筴玉英
卽率凡有疾病禍患與玉英言之無不立解甚至他
人禍福玉英每先對韓生說過韓生與人說立有應
驗外邊傳出去盡道靈驗才遇了妖邪以妖言惑衆
恰好其時主人有女淫奔于外又有疑韓生所遇之
女卽是主人家的弄得人言肆起韓生聲名頗不好
聽玉英知道說與韓生道本欲相報今反相累漸漸
來得希疎相期一年只來一番來必以七夕爲度韓